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次全体会议
1995年10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葡萄牙)

上午10时45分开会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今天上午大会将听教廷观察国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讲话,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主席和秘书长陪同下走入大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圣座,这是联合国大会第二次有幸迎接你的光临。我感到特别荣幸,今天能够在此欢迎圣座,你的光临明确地在本组织五十周年时给它带来极大的荣誉。

宗座,你比你的任何前任都更加平凡地走访世界每个角落,你希望给它们每个人甚至最偏远角落的人带去你关于人与人之间和平与谅解、宽容与正义的信息。你今天访问此间不仅仅是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最重要的是,它强烈地表明了你对本组织活动的鼓励。

联合国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历史后,认识到要使和平与友爱的理想在人们之间扎下根,就必须使它们植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至高无尚的正义。在所有这些领域,联合国都进行了不懈和全心的努力,尽了人的最大

能力。然而,并不总是获得成功和成就。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办法并不多,这就不奇怪了。

然而,理想始终存在,它赋予我们继续努力的力量。这个五十周年既是庆贺的时刻,也是反思的时候。我们正遇到对我们组织的形式和运作的许多批评。我们应该考虑这些批评,但我们不能让它们使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活动陷入瘫痪。

(以法语发言)

尽管联合国在其五十年的历史中有过许多错误和失败——任何机构不可避免都如此——但在此期间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和胜利。对于在保健、劳工方面的公正、保护儿童、给难民提供援助以及传播文化和保障和平领域中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不仅仅是联合国履行它的义务、证明了它存在的理由,而且人类本身变得更加充实、高尚和光荣,因为有人无私地为它作了好事,又不期待回报。

宗座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厅里就座的有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代表,它们属于十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但它们都尊敬宗座,都聆听你的教诲。我认为这是因为宗座在位期间所树立的榜样:你随时愿意会真正谋求挖掘人类的所有潜力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存在的财富的人。

95-86219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以英语发言)

最后我要表示一个希望：宗座16年前在大会所说的话今天仍然适合，在今后五十年里也将如此：

“我希望联合国将永远是和平和正义的最高论坛，是渴望更美好未来的民族和个人争取自由的真正场所”。(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17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第49段)

我现在请秘书长致词。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精神支柱是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所有民族都受信仰触动。对一种更高的现实的信念提供了各国之间的共同纽带。但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恐怖是对精神价值的否定。每个大陆上可怕的事例告诉我们，否定我们的精神境界就是削弱人性；就是要忘记上帝。

人类的精神危机正在发生。它是导致我们时代许多主要问题的因素。我们必须使人们恢复信念。联合国的设立正是为了在各个民族和国家建立纽带。如果人类要重建它的精神基础，那么联合国是不可缺少的。

圣父来到我们中间使人们想到联合国精神方面。创建联合国是希望战胜战争的恐怖，使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具有的同情心——战胜贫困、疾病和非正义的绝望。希望使我们能够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使命。信念使我们继续对话，进行谈判，甚至在情况毫无希望时爱心使我们能够继续发展，去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兄弟姐妹。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我们时代的复杂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他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信息明确而令人信服地传送给人们。他的信息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全面见解。每件事都很重要。无论距离远近，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受到远比我们自身重要的东西所激励。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在灵魂深处感受到这些问题的人。他向世界表述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他与我们一道欢庆，就象乐园里的天使。他要我们“不要害怕”。

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战胜恐怖，这样我们才能解决我们这个星球和它的人民的问题。

为联合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所有人欢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来到这个大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大会讲话。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英语发言)：有机会在这个国际大集会的场合中发言，与各国、各民族、各种语言和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一同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我感到很荣幸。

首先，我深深感谢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热忱鼓励我来访问。此外，我也感谢您，主席先生，亲切地迎接我。我也向各位本届大会全体成员致意，我感谢你们的出席和客气的聆听。

在进入新的一千年代的前夕，我们是一个不寻常，而且全面加速寻求自由现象的证人。寻求自由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之一。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世界某一个角落，也不仅是单独某个文化的表现。在地球每个角落，男男女女，即使受到暴力的威胁，也冒着危险去争取自由，要求获得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且这个地位要合乎自由人的尊严。这个全球普遍性的追求自由确是我们当代的显著特征之一。

对我们重要的是了解这个世界性运动的所谓的内在结构。正是该运动的世界性特征提供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基本要诀，证实确实存在着根植于人性的普遍人权，这些人权反映着普遍道德律客观和神圣的要求。这些权利绝非抽象的，而是使我们了解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的实际生活的一些重要情况。这些权利也提醒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没有理性或缺乏意义的世界。相反地，其间存有道德逻辑，这个逻辑植入人的生命，并使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要让说服的世纪取代暴力强制的世纪，则需要寻找一条以可理解的方式讨论人类前途的道路。铭刻在人心中的普遍道德律正是那种世界需用来讨论自己前途的基本原理。

这种普遍追寻自由的精神动力,于1989年的非暴力革命期间明显地出现在中欧和东欧。那些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展开的历史事件却提供了一个远超过特定地理区域界限的教训:1989年的非暴力革命表明自由的追求乃不可抑制的,它源自对人极其珍贵的尊严和价值的承认,而且必然伴随着促成人的努力。现代的极权主义,首先便是对人性尊严的攻击,这种攻击甚至猛烈到否定个人生命不可剥夺的价值。1989年革命之所以可能,乃由于勇敢的男男女女的努力,他(她)们从一种不同的,而且毕竟是更深刻、更有力的观点获得启发,这个观点就是:人是有智慧的,有自由意志的,置身于一个超越他的奥秘,具有反省和选择的能力,也因此有能力掌握智慧和美德。致使那些非暴力革命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休戚相关的经验,面对着靠宣传和恐怖力量支撑的政权,那种休戚相关成了非强者的力量的精神核心,成了希望的灯塔,而且也成了一种永久提示,它告诫人在历史旅途中,能够跟随一条人类心灵最响往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下半页,追寻自由的不仅是一些个人,也包括一些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的今天,重要的是记住那次战争乃因民族的权利遭侵犯而爆发。

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民族的权利仍然继续受到侵犯。举几个例子来说,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这些广阔的领土被苏联所并吞,就象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所遭的噩运一样。在那同时,中欧和东欧所谓的“人民民主”都纷纷失落它们的主权,被要求屈服于那统治这整个集团者的意志。这个人为分裂欧洲的结果便是冷战,也就是一种国际紧张的局势,处在这种状况下,核子灾难的威胁一直悬在人类的头上。只有当中欧和东欧各民族重新获得自由后,那个早应该在大战结束后便实现的和平指望,才开始为大战的许多牺牲者出现雏形。

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雄辩有力地谈到人的权利,但迄今没有类似国际协定充分谈到民族的权利。这种局面应予认真考虑,因为它提出了当前世界正义和自由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不能根据推理认为“民族”一定就是国家、难于确定“民族”的定义,研究这些权利肯定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要避免过去的错误并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就必须进行这种研究。

民族的权利,前提必定是它生存的权利。因此,任何人、无论是国家、其他民族还是国际组织,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说某个民族没有生存资格。这一根本的生存权自然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借以表达和促进我所认为的根本的精神主权。历史表明: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在我出生地发生的情况下,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才使它在失去政治和经济独立后仍能生存下来。因此,民族也有权根据自己的传统——当然这不包括各种侵犯基本的人权、尤其不包括压迫少数人——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民族都有权通过给年轻的一代必要的教育缔造本民族的未来。

(以法语发言)

在过去17年前往天主教区巡视时,我同世界各地各种各样民族和文化进行了对话。不幸的是,正如巴尔干和中部非洲近来事件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的,世界仍需学会如何与多样化相处。“差异”的事实和“他人”的现实有时可能被认为是种负担,甚至是种威胁。对“差异”的恐惧,如果再经宿怨的渲染和无耻之徒利用的激化,就可能导致“他人”的人性被剥夺,结果使人民陷于长期的暴力不能幸免,就连儿童也是如此。今天,这些局势对我们大家都已屡见不鲜,此时此刻,我把我的爱心和祈祷给予历尽磨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民。

于是,我们从惨痛的经历中得知,对“差异”的恐惧,尤其是当它反映在剥夺“他人”一切权利的那种狭隘、排他性民族主义上时,就可能导致真正暴力和恐怖的恶梦。但是,如果我们花气力客观地看待事情,超越所有区分个人和人民的差异,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性。因为不同的文化只不过是对待人的生存的含义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已。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民族应该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即每一种文化都是思考世界奥秘、特别是人类奥秘的一种努力;它是反映人生的超然境界的一种方式。每一种文化的核心都是它对最大奥秘——上帝的奥秘的态度。

因此,我们对其他人的文化的尊重来源于对每一社会阶层回答人生问题所作努力的尊重。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作为人权结构的基石和各种真正自由社会的基础,维护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多么重要。任何人

不得通过使用高压手段把对人的奥秘的某一答案强加于人来压制这些权利。

我们还需要弄清那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它灌输对其他民族或文化的蔑视——和爱国主义——它是对本国的正当的爱——之间的根本区别。真正的爱国主义从不寻求以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推进本民族的利益。因为到头来这种做法也要损害本民族的利益，使侵略者和受害者都蒙受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民族主义，尤其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对立面，今天，我们必须确保极端民族主义不再继续导致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自由是人的尊严与伟大的尺度，度个人和民族所追寻的自由的生活，对人的心灵成长和对民族的道德生命，和是一大挑战。今天我们每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不论在个人方面或社会方面，负责地使用自由。为此，我们的反省必须回到自由的道德结构上，那是自由的文化的内在构造。

自由并非仅仅没有暴政或压迫而已，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自由乃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鉴定自由的范围，并使之高贵，有尊严；自由以真理为依据，在寻求与实践真理中实现。自由一脱离人的真理，在个人生活上就沦为放纵，在政治生活上就沦为强者的专横和权势的傲慢。为此，在毫无约束或威胁自由的意念之下，反自由与人的真理，即铭刻在人心中的道德律所能普遍认知的真理，联合在一起，事实上就是自由的前途的保障。

从这个观点看，便能了解为何功利主义，一种不以善，而以利益为出发点来界定道德的观念，对个人和对民族的自由是个威胁，并阻碍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文化。功利主义有其政治上经常带有破坏性的后果，因为它激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根据这个主义，比方，奴役制服一个弱小民族被私以为是一种好处，因为符合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其后果也一样严重，因为这种主义促使强国宰制与剥削弱国。

功利主义的这两种形式经常结伴而行，这种现象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南北的关系之间。对那些开发中的民族，伴随其政治独立而来的，经常是事实上在经济上依赖其他国

家。这种状况侮辱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家庭提出了巨大的道德挑战。

(以俄语发言)

如果我们愿意人类的前途具有参与性，经济有所成长，财物分配均匀，则国际经济舞台上需要有关怀的伦理。《联合国宪章》为“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问题”所呼吁的国际合作，不能只从援助和救济角度来了解，甚至着眼于从可取用的资源中收回利益。当千千万万的人因贫穷，即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文盲与堕落，而受苦时，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任何人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的权利，更要重申我们对关怀的承诺，好使别人能在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既有创造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乃是人格的特征，它使各民族有致富的可能。

(以西班牙语发言)

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我们怎能不承认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联合国需要不断把自身从行政性质机构这种冰冷的场所提升为道德的中心，使世界各民族在其中都有居家自在的感觉，让人人都意识到这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家庭。“家庭”的概念立刻令人想起某种超越单纯的职务关系或仅是利益一致的事物。家庭本质上就是一个以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真诚尊重为基础的团体。在一个真正的家庭中，不会有强者的统治；相反地，较弱的成员，就因为他们们的薄弱，而倍受接纳和照顾。

自由是人的尊严与伟大的尺度，度个人和民族所追寻的自由的生活，对人的心灵成长和对民族的道德生命，和是一大挑战。今天我们每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不论在个人方面或社会方面，负责地使用自由。为此，我们的反省必须回到自由的道德结构上，那是自由的文化的内在构造。

自由并非仅仅没有暴政或压迫而已，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自由乃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鉴定自由的范围，并使之高贵，有尊严；自由以真理为依据，在寻求与实践真理中实现。自由一脱离人的真理，在个人生活上就沦为放纵，在政治生活上就沦为强者的专横和权势的

傲慢。为此,在毫无约束或威胁自由的意念之下,反自由与人的真理,即铭刻在人心中的道德律所能普遍认知的真理,联合在一起,事实上就是自由的前途的保障。

从这个观点看,便能了解为何功利主义,一种不以善,而以利益为出发点来界定道德的观念,对个人和对民族的自由是个威胁,并阻碍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文化。功利主义有其政治上经常带有破坏性的后果,因为它激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根据这个主义,比方,奴役制服一个弱小民族被私以为是一种好处,因为符合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其后果也一样严重,因为这种主义促使强国宰制与剥削弱国。

功利主义的这两种形式经常结伴而行,这种现象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南北的关系之间。对那些开发中的民族,伴随其政治独立而来的,经常是事实上在经济上依赖其他国家。这种状况侮辱了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家庭提出了巨大的道德挑战。

(以俄语发言)

如果我们愿意人类的前途具有参与性,经济有所成长,财物分配均匀,则国际经济舞台上需要有关怀的伦理。《联合国宪章》为“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问题”所呼吁的国际合作,不能只从援助和救济角度来了解,甚至着眼于从可取用的资源中收回利益。当千千万万的人因贫穷,即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文盲与堕落,而受苦时,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任何人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的权利,更要重申我们对关怀的承诺,好使别人能在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度有创造性的生活。这种生活乃是人格的特征,它使各民族有致富的可能。

(以西班牙语发言)

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我们怎能不承认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联合国需要不断把自身从行政性质机构这种冰冷的场所提升为道德的中心,使世界各民族在其中都有居家自在的感觉,让人人都意识到这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家庭。“家庭”的概念立刻令人想起某种超越单纯的职务关系或仅是利益一致的事物。家庭本质上就是一个以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真诚尊重为基础的团体。在一个真正的家

庭中,不会有强者的统治,相反地,较弱的成员,就因为他们的薄弱,而倍受接纳和照顾。

正是这些调换到“由各民族组成家庭”层次的情感,必须先于单纯的权利,来编织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有历史任务,或者划时代的任务,来促进国际生活素质的改良,它不应只充当为解决冲突的有效调停中心,更该促进那些价值,那些态度,那些具体的关怀行动,足以把民族间的关系从组织的层次提升到有机的层次,从简单的与他人共存提升到为他人而存在,大家慷慨地截长补短,交换有无,使较弱的民族首先蒙受其益,而事实上这是众人都幸福的先兆。

这一切看来并非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现在正是新希望的时刻,它要求我们把犬儒派那种玩事不恭,导致瘫痪的负担,从政治和人生的未来中去除。它邀请我们参与正在举行的周年纪念,并本着“联合国”的理念,重新把彼此信赖、安全与关怀的理想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在受到所有冒过自由危险的人的表样所启发之后,怎能不也接受关怀,乃至和平的危险呢?

当代最大的矛盾之一是:人怀着坚信自己的成熟与自主,开启了我们所谓的“现代”阶段后,在走近廿世纪结束之际,却对自己害怕起来,害怕他所能作的一切,害怕未来。的确,廿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人类空前未有的现象,人对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因为受到核子战争的威胁。感谢天主,那个危险现在似乎已经远离,不过仍需要以毅力,全球一致地阻止使核子战争再度逼近我们的可能。然而,人类为将来和对将来的恐惧仍然存在。

为使已经临近门口的一千年代,能为人类精神因受到真正的自由文化的鼓励而有新的发展作证,人类必须学习克服恐惧。我们必须学习不害怕,重新获取希望与信心的精神。希望并非昏庸愚昧的乐观,无知地信以为将来必然比过去美好。希望和信心乃是负责的勤劳精神的先决条件,彼等在良知的殿堂深处吸取养分,“人就在那里与天主独处”,也因此,人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地处于存在的谜团中,因为有造物主的爱陪伴着他!

希望与信心可能令人觉得是超乎联合国目标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贵组织联合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即

各民族的政治行动,始终牵涉到人生经验的超然与精神层面,而且,不可能忽视它而不损害人的理想目标和自由。任何贬抑人的事都会危害自由理想。为能在这痛苦的世纪结束之际恢复我们的希望与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获得人类精神所响往的超然的看法。

身为基督徒,我不能不证明我的希望与信心乃以耶稣基督为基础,他的降生两千年将在新的一千年来临之际举行庆祝。我们基督徒相信,天主对整个受造物的爱和关切都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圆满地启示了出来。为我们耶稣基督乃是降生为人,进入人类历史中的天主。正因此,基督徒对世界和其前途所怀的希望扩及每个人:没有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事物不在基督徒心中激起共鸣。为此,在我们临近基督降生两千周年之际,教会所要求的只是能够怀着敬意来推荐教恩的讯息,并能够本着爱德与服务的精神,来推动人类整个家庭的彼此关怀。

我们必须克服对前途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携手一致,是无法完全克服的。对付恐惧的良策不是强制,也不是镇压或强迫整个世界接受唯一的社会模式。对付那在廿世纪结束时期,使人类生存暗淡无光的恐惧的良策,是大家共同努力,建设爱的文明。这个文明以和平、关怀、正义和自由的普遍价值为基础。爱的文明的灵魂就是自由的文化:一种在彼此关怀和毫无要求的负责任中,所生活出来的个人与民族的自由。

我们不应该对前途怀有恐惧。我们不应该对人害怕。我们聚集在这里绝非偶然。每个人都是按照那位万有真源的形像受造的。我们自身都有认识智慧和修德行善的

能力。以这样的天赋,并靠着天主恩宠的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即将结束的世纪和未来的一千年代中,建设一个相称人格尊严的文明,一个真正的自由文化。这一点,我们能够,也必须作到在从事这项使命的时候,我们将会领会到:本世纪所流的眼泪为人类精神的新春天预备了沃土。

(以英语发言)

我要以阿拉伯语和中国话顺致问候。

(以阿拉伯语发言)

祝愿联合国为人类大家庭建设真正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以中国话发言)

我祝愿世界各国人民自由、和平与共处。

(以法语发言)

祝愿人人都生活在尊严、自由和真正的和平之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表示深切感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圣座的重要而激励人心的讲话。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圣座在三席和秘书长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上午11时50分散会